

Robert Dottrens 著

林柳 仲其 達偉 譯

現代教育名著  
奧國的新教育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

(103110)

現代教育名著 奧國的新教育一冊

The New Education in Austria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Robert Dotrens

譯述者 柳其仲 林雲五 達偉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程選公)

## 譯者的話

本書原名爲 The New Education in Austria，由美國 The John Day Co. 出版，於一九三〇年初版印行。

本書的作者爲多特稜 (Robert Dottrens) 博士，是個瑞士日內瓦的視學員；而編輯者則爲奧國維也納奧美教育研究所 (Austro-Americ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的主任登格婁 (Paul L. Dangler) 博士。

奧國自歐洲大戰以後，帝政崩壞，共和建立，一切標準皆有更改，而整個學校制度也就隨之向着全新的路線重行改造。由烽火餘燼之中，產生了一個「自由教育」的新試驗，它喚起全世界教育者的注意，且正用着試行錯誤法，從重重的傳統底下解放出來，急急地朝着新社會的目標以改造教育制度。近代世界上要像奧國那樣勇往直前地行使教育改造的國家，確不多見。

譯者翻譯本書的用意，可說有二：一是因其內容新穎，殊有足供研究比較教育者參考之價值；二是因

奧國經不少困苦顛沛之後，雖其政治及經濟制度未見如何改善，但其在教育上之奮發猛進，實足爲我國人當頭一棒，尤以關於學齡前教育的設施及其爲兒童謀福利的決心，大可供我們儆惕之助。

本書譯稿曾於二十年冬交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正在印刷，不幸「一二八」之難，原稿被燬。今承商務印書館編審會何柏丞先生之囑託，於是搜集劫後殘篇，加以補充整理，重交商務出版，附此以誌不忘「一二八」國難云爾。

## 佩耳·波伏的序文

我必須向讀者道歉，因為我所直接知道奧國學校的非常之少，要我來寫一本關於具體事實的書的序文，實在有點不配。因此我只能說及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的『教育』（*Education*）上發表的我的篇短文，在那篇文字的首段和末段說道：

『復活節季中在維也納過了兩天，這兩天使得我有機會訪問奧地利共和國的公共教育總長和維也納市立學校的主任。從這些訪問中，我得着非常親切明顯的印象，我就覺得必須把這個印象公布於他人之前……』

『我們由奧地利民國的勇敢的嘗試中，可以獲着不少教訓。而且我希望有幾個讀者或許因此竟能前往維也納住上幾星期以考察維也納的學校，好叫我們大家都得到益處。』

我往日的願望，到現在竟獲實踐了。日內瓦初等學校的主任羅伯·多特稜博士曾經足足地停止了一整年的本地的活動，而到說英語及德語的外國從事考察。他先行搜集了豐富的事實和理想，且曾惠顧

到我，詢我對於執行他的計劃的最好方法的意見。我不遲疑地勸他先到維也納去看看。他依從了我的勸告。到了今日，他公言此行極爲值得；而這本書就是逗留該處數個月的成果。

多特稜博士以一個教育者，一個富有經驗者的批判的審慎的眼光，考察在維也納的學校。但是多特稜博士所成就的，遠比一個專門家的單純的觀察爲優越。他乃是本着異常深沉的感覺，對維也納教育者的絕大努力富有同情的心態以考察奧國學校的。

我誠摯地希望一個教師和奧國學校的接觸，可以成爲日內瓦學校乃至盧梭研究所（Institute J. J. Rousseau）的佳兆，這個研究所在許多工作當中，是首先注重爲本國的初等學校服務的。

盧梭研究所主任佩耳·波伏（Pierre Bovet）

一九二七年十月於日內瓦。

## 羅伯·多特稜的引言

本書是一種證據。

我深幸得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冬天在維也納住着，且在那兒研究跟着一九一八年革命程序以起的教育改造。

我逐日參觀學校，并搜集資料，愈覺得對於那個改造公共教育的偉大事業發生興趣。

在旅行過捷克斯洛夫、德意志、比利時、英格蘭及法蘭西之後，我毫不躊躇地說：從教育進步的見地看來，維也納是要比歐羅巴其他的一切城市爲前進。

維也納的學校改造樹立起一個模範。這本書的目的是要把這個模範放在說英語的大衆之前。

佩耳·波伏教授曾給我許多勸告和鼓勵，我欲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謝。

對於維也納教育界的許多人士，以及我有幸連得以接洽的初等教師和中等教師，我也要表示謝忱。我要特別提起以下諸位先生：維也納學校評議會會長鄂圖·格洛凱爾（Otto Glöckel），教育學院主

任徹克忒·法德魯士 (Victor Fadrus) 教育學教授步耳革 (Edouard Burger) 博士，且感謝他們與我以援助的厚意。我自然更不能忘記中等學校主任史梯芬·哈特曼 (Stephan Hartmann) 先生和奧美教育研究所主任登格婁博士，他們都是我的至友，都是極關心於我，以不辭勞瘁的好心腸對我的。

我向 Margairaz 女士 及 日內瓦初等學校女教師們 表示我最親切的感謝，因為她們對於這本書的出版曾與以有價值的幫助。

這本書或許對於著者的計劃不是無益的，因為著者想望能用真實的忠誠的證據足以證實他所欽佩者以貢獻於本書。

日內瓦學校視學員羅伯·多特稜

一九二七年九月於特洛內克斯——日內瓦。

# 奧國的新教育

## 緒論

〔對說英語的讀者〕

在一九二九年當我旅行美國，考察美國教育的根本原理時，我曾就奧地利和她的教育制度有所解說；至於美國的教育，我是在兩年前曾經稍稍有過熟習的機會的。美國教育家對於這個處於歐洲中心的小國度，竟感覺到深切的興味，是我所引為驚奇的。我曾就這個題目在美國作過多次的講演，而我的行程竟遠至夏威夷。

爲了美國方面的這種興趣，我首先得以說明對於一切教育問題之一般的深切的關心。在美國，要比在世界上別的許多國家，更能認識這樣的事實，即支配青年者得支配將來；能把教育問題認有這樣重要性的別個國家，殊不多見。在歐洲的國家，通常認兒童當年長而脫離學校時，即算教育完成。但在美國，學校

教授祇占全部教育的一部分，這全部的教育是始於人之誕生而終於人之死亡的。這種概念在別處祇能見於俄國，不過那是從另一種觀點來看的。據我看來，美國人對於教育的無限重要性之清切的了解，這『教育』一字所包括範圍之廣大，遠過於德語 *Erziehung* 一字之所包容，實為新興美國最卓著的特點之一。固然仍有錯誤會得發生，有些極端的事項會得暫時居於支配的地位，有問題尙待解決——這在別處也不見得更好。但這是新大陸所以勝過憂鬱的舊歐羅巴的地方，舊歐羅巴已由因襲對於教育力量的信仰，而致經濟衰微，重受桎梏。在美國，對於我在別國所不得不說及教育的一切，都遇着同情的關心；像這樣的事實，我就要歸諸這種信仰，歸諸這種在各階級間所迅速成長的了解。

同時，我顯然見得美國人對於上引我說及教育問題的講演所以表示關心的理由，仍另有所在。

在我不勝驚喜的事情，是我能於往美國的講演旅行中以及往英國的種種行程中，見到在僅僅十年之內，這一個小國度奧地利的教育方法已經獲得全世界的重視，這種重視是超過任何地方所遇見對於教育事項普通的關心的。奧國的學校改造使得全世界的眼光都向它自身注視；它創造了日益增多的羨慕者與批評者。不拘什麼時候，只要世界上討論到新的教育方法，奧地利的名字終是喊得震天價響的。

委實的，割斷了強有力的活潑潑地跳躍的生物機體，變成爲一架虛假的結構，不適於生活，在政治上

無權力，在經濟上無秩序，而且在她內部還不相和好——這是一九一九年奧國的實相。世界大戰已經傷害了她的最好的兒子，難以描摹的憂愁和貧乏使得她的父親，她的母親及她的兒童都感到苦痛。學校也已不復有讀書聲。沒有活氣，沒有生的規律，但只有鐵樣的必然強制地影響於各個人，用無情的手緊握住這個國家，防止它的完全破壞。到了今天，在過去了十二年之後，這可不足驚怪，就是它叫每個外國人都充滿着嘆賞心，叫每個奧地利人都充滿着得意心，看到新的精力，新的求生的意欲，趨向着再生之路，以及許多進步，這一切都是從那塊好像除了混亂及雜草以外不會產生什麼其他東西的瘠土上生長起來的。

依然有許多黑暗面模糊了這幅可愛的畫圖；政治，這位新生奧地利的不祝福的教母，依然對於教育發揮它的致命的影響，而因襲的傳統依然在上級學校中占有勢力。可是——公平的觀察者，不拘他的政見怎樣，終不能不承認在維也納以及在奧國各省已經產生了一種新精神，它之和大戰以前時期的精神的不同，正猶晝與夜之迥異。

使奧國學校改造的，是它所及於廣大民衆的影響；一切政黨對於學校改造都負有責任，這是非常顯著，而且對全世界極有興味的。在這兒沒有這樣的問題，就是私立學校在順利的環境下向前發展，且常使國家獲得榮譽，而大多數的普通學校則依然處於落後地位，受制於古老的辦法，而絲毫不獲分享一點她

的快樂的姊妹學校所豐富地享受的。在別處所證明爲獨特的急進的試驗，在這兒卻已成爲現實的改革，影響於千萬奧國的民衆。

凡在別處的試驗學校所已試行且在順利環境下有了成效的，在維也納的初等學校裏都成爲一般正常計畫的一部分。Arbeitsprinzip（自動原理），Bodenständigkeit（利用兒童所熟習的環境）及 Gesamtunterricht（集中的教授）——這三者是每個奧國兒童學級的教育特徵。嚴格的課程表已經廢止，學校中到處是活潑的生活，學校不復是一個單純的形態，而是已經發達爲工廠，博物館，城市與鄉村了。新奧地利這樣拚命地保持她的地盤，重復得到接近太陽的地位了。她而且依然是一個在其他領域的精神上的力量，——在科學上，工藝上及醫藥上，在戲劇上，文學上及社會福利上，是深受各國民文化生活的重視的。

因爲我是個教育者，所以我所最關心的，是奧國國民在教育革新上所表顯的生活。我爲此曾經非常高興地會見由歐羅巴及海外諸國，特別是由美國來訪問我們的朋友。有幾位受了我的勸導，把他們對於在這兒所遇到的新情勢的先見都捐棄了。像我們慣於在一定範圍內運用觀念的人，動輒抱有成見。在比較能超越這個領域的人，以及能不因糾紛矛盾以致牽累苦惱的人，自當可以較優地判斷并敘述我們教

育改造的實質。所以當有一位朋友肯聽從我的提議，願意在維也納暫住幾時，做個最公正的觀察者以自行證實時，我就感到特別的喜悅。這位朋友就是我所尊敬的羅伯·多特稜博士，他是一個學校的校長，日內瓦的教育視察員，且爲在佩耳·波伏先生所主持的那個著名盧梭的心理教育研究所的合作者。多特稜博士於一九二七年住上幾個月之久，跟我們一起辛勤不懈地工作。他逐日參觀學校，舉行討論，參加會議，極勤敏地搜集所觀察的資料，竭力探訪各政派不同的意見，藉能得到對於奧國新教育的客觀的判斷，當他用他自己的眼光以考察的時候。

當一九二七年在保守派與急進派間最後辯論奧國學校改造的時期，多特稜博士正住在維也納。兩派爭論的結果竟得到愉快的調和——真理常常是居於事物之中間的——又當多特稜博士的書完成的時候，關於承認奧國學校優點的，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的法案正好獲得通過。

我深幸得有特權在本書最後一章講及奧國教育的發展的，能依據上引法案，附說幾句。還有，在過去兩年間實行教育改造的結果，本書所敘述的事項間有改變之處，我則略加修改。另有數處，根據我對於英美教育方法的知識，我也加以補註，藉使事實益形明確，并免除誤解，以便於說英語的讀者。不拘何處，我終竭力保存多特稜博士的活潑，誠懇的格調，這是由於他對問題感到深切的愉快，富有坦白的熱情所發生

的。

做了奧國人的我，對於他的著作自然覺得喜悅，雖說他的批判有時未免對我太好一點；祇是無成見的心理終不得不承認在教師中間是有着要達到理想的一個志願的。所以這對於期待將來尙有所實現的人，是可以容許的。

我誠摯地盼望這本書能有它所應得的成功，這一本書是向說英語的讀者供獻迄今爲止的奧國學校改造的詳情的。如果我們在這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所建立的以及甚至必須重新創成的事業，能得到美國及英國廣大民衆的認識，我們將甚爲歡喜。我們的教師需有這樣的評價；這能給他們以新的激勵，這種激勵是他們所應得的。假使這本書能於教育界人士的狹隘範圍以外，得到新的愛好奧地利及維也納的朋友，我們將格外高興；這個奧地利是地球上受神祝福的小小的部分，依然是著名的碧水多腦河流經的國度，而這個維也納是介於維也納發爾特青山之中，依然是世界上偉大的科學、音樂及藝術中樞之一的奧地利的教師們已決心從事於學校的革新，在這兒也正同世界的別處一樣，是歡迎進步的。不過這些教育領袖，雖則對於多特梭博士的著作感到滿意，雖則給它以應得的嘉獎，然而並不需要喊出：『看，我們進步到多遠！』不！他們卻以萬分的謙讓，願意承認這只是一件遠大事業的開端，奧國的學校以及其他

許多的學校要靠這事業來辛勤地在將來脫離陳腐傳統的桎梏而獲得解放。我們不知道由運命領導人性所走向的這個遼遠的將來，將是怎樣地被形成；我們祇能向它展望，把它的特性帶到今日的學校中來。我們都是探索者，開端者；但是還有什麼東西要比站在出發點上，遠望着理想鄉爲更美妙呢？

奧美教育研究所主任登格婁

一九三〇年二月於維也納。

# 奧國的新教育

## 目次

譯者的話

佩耳·波伏的序文

羅伯·多特稜的引言

登格婁的緒論

第一章 政治革命與教育革命.....一

一 新奧地利.....一

二 新維也納.....一八

三 學齡前事業(幼稚園).....二一

第二章 初等教育.....二七

目次

|                         |     |
|-------------------------|-----|
| 一 學校行政與視察·····          | 二七  |
| 二 原則·····               | 三〇  |
| 三 方法·····               | 三七  |
| 四 學習計畫·····             | 四五  |
| 五 學級與功課·····            | 六〇  |
| 六 特殊學級·····             | 八〇  |
| 七 學校教科書——教授法·····       | 八一  |
| 八 職業指導·····             | 八三  |
| 第三章 中等教育·····           | 九〇  |
| 一 德意志中學·····            | 九〇  |
| 二 聯邦立教育研究所（國立寄宿學校）····· | 九七  |
| 三 普通中學——公共學校的問題·····    | 一〇一 |
| 四 高級中學·····             | 一一三 |